

吃过晚饭,和妻子一起出门散步。小区不远处有一片草地,每次,我们都上那儿溜达几圈。

刚出小区门,妻子忽然一声惊叫:“坏了,我忘记带手机了!”妻子犹疑着,要不要回去取手机。我笑笑说:“忘就忘了呗,反正一会儿我们就回家了。”妻子还是不放心:“要是正好有人打电话找我,怎么办?”我说:“谁会给你打电话呢?我在你身边,我是不会给你打电话的;而如果是外地读书的儿子,或者老家的父母给你打电话,没人接,他们会打我的手机的。”妻子白了我一眼:“那要是同事或者朋友打我的电话呢?”

手机上还有一个键

孙道荣

一路上,妻子都有点心神不宁,才绕草地转了一圈,她就坚决要回家,不肯再散步了。

回到家,拿起手机一看,没有来电,没有短信,也没有QQ或微信。妻子放心了,将手机揣进了衣兜里。

这些年,我们用过多部手机。家中储藏室的一个抽屉里,全是淘汰的旧手机,有的是款式旧了,有的是功能落后了,还有的是彻底用坏了。其中的一部旧手机,是儿子用过的,坏了。那部手机的屏幕和按键,都严重磨损了,那是被儿子整天摩挲所至。可是,有一个键,却完好无损,锃亮如新,那就是关机键。从买回来的那一天开始,这个键,儿子就几乎没用过。他的手机,总是24小时开机,从未关过机,除非是电池用完了,手机自动关了机,他才会重新启动一下。那是他十分钟爱的一部手机,里面储存着很多信息,还有几部他下载的游戏。拿去修理部时,修理师傅摇摇头说,它是“疲劳死”的,没必要、也没办法修理了。

手机自问世至今,已经四十年了,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颠覆了我们的生活。手机成了我们最贴身的一件物品,很多人都是机不离手。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就在你身边,而你却埋头玩着手机”。无奈之情,溢于言表。每次乘飞机,感受最深的,是机组人员不得不一次次提醒并督促乘客们:关闭手机。虽然只是关闭那么几个小时,但对很多人来说,似乎都是一件痛苦而无奈的事情。而飞机一旦降落,你看看吧,所有的人都第一时间掏出手机,迫不及待地打开,其急切之情,犹如找回了一个失落的世界。

前不久,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关于手机发明者马丁·库帕的访谈。这位手机之父,在慨叹手机带给这个世界的巨大变化后,谆谆告诫人们,别忘了手机上还有一个键,那就是关机键。这个键,从设计之初,就是一个很关键的按钮,它并非可有可无的摆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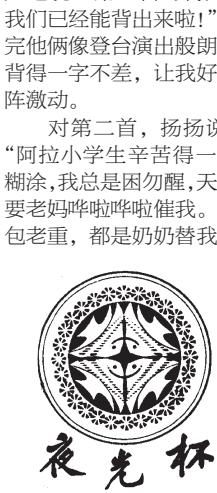
可惜,很多人似乎早忘记了这个键。手机只是一部机器,为人们带来方便和快捷,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很多人却不幸为其左右,受其奴役,成了不折不扣的“手机的奴隶”。

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看天,或者向着远方发一会儿呆,或者专心地陪父母孩子说说话,或者安静地独坐一隅,回到自己内心的那个宁静世界?千万别忘了,手机上还有一个键,它是关机键。有时候,唯有关掉一扇门,你才会打开另一扇窗。

我经常在《闽北歌声》《彩虹歌声》的。我们的课本比你们读书时的大交交《东方民文》《绿月歌谣》上乐此不疲地与童言无忌,批评得有道理,当着他俩面,我当即写出另一首《累》:“爸妈双休日,整天都想睡,很少陪我玩,天天都喊累!我们小学生,天天也很累:课本体积大,书包奶妈背,作业实在多,考试跟着追。读书真辛苦,大家都很累!”两个孩子拍着小手说:“这首写得最好!我们已经会背啦!”

送走两个孩子,我却无法心安。我们该如何使读书上学的孩子们快乐、轻松,上小学二年级的骏骏和扬扬听并征求意见时,两个小家伙异口同声地说:“第一首写得好,我们已经能背出来啦!”说完他俩像登台演出般朗声背得一字不差,让我好一阵激动。

对第二首,扬扬说:“阿拉小学生辛苦得一塌糊涂,我总是困勿醒,天天要老妈唠叨啦催催我。书包老重,都是奶奶替我背



已是20多年的老毛病,妻子吃东西稍不得法如太冷、油腻就会腹泻,但只要吃2粒黑色的小药片——硅碳银片就会立马止泻。半年前家里备的硅碳银片吃光了,我跑了十几家药店和医院均空手而归。在市郊一家药店里,一位老年营业员对我说:“老兄弟,不要再跑了,这种角把钱一粒的便宜药不会再有了。”我才恍然有所悟。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基本药品限价和药品采购低价中标制度,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无疑是降低病人药费着想的。但好政策却遇到“巧对策”:像这种角把钱一粒的药片,制药企业利润太薄,甚至无利可图,因此先是脱销,然后就玩起了失踪——厂家不再生产了。接着就有所谓同类型新药取而代之,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大多数是将老药调整下辅料成分,换上新包装,取个新名字,回避了限价政策,然后大幅提价上市。

如此提价后,厂家和医院的获利水涨船高了,病家为治病别无选择,只能掏腰包买单。因此,每次报上登出药品



夏荷之美

曾经是一家

周亨迪

通常,遇到同姓的人,我们往往会说“咱们五百年前曾经是一家”,彼此哈哈一笑,立即拉近了感情。但实际上,不同姓的人“五百年前曾经是一家”的情况也是有的。

我们单位,有一位姓武的女同志。我喜欢同她开玩笑,说她的祖先是武二郎;而她则说是武则天,觉得风光得很。这引起我探究武姓的兴趣。

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发现了亲戚:原来,武家与我们周家两千七百年前是一家呢!

公元前770年,犬戎入侵西周,周幽王被杀,其子平王即位。周王室本姓姬后改为姓周,而平王的少子,手掌上有一武字形的纹路,被赐为武姓。如此,繁衍至今,全国姓武的人达200多万人。

当我把这些资料告诉武同志时,她嫣然一笑。说到这里,又想起武则天称帝后把大唐改为大周,看来,她的内心里也有这姓氏情结吧!

吴伟忠
最终只选女同学
(演唱组合)
昨日谜面:白水真人
(外国电视剧)
谜底:《钱的化身》
(注:古钱币的别称,典出王莽称钱为“货泉”)

我走了多少路,是不是可以绕地球一圈?不到一圈,半圈总有了。如此“暴走”,吃饭自然无须节食,晚上倒头即睡。如今许多人将散步作为健身方法,咱小区边上那条原本静谧的苏家屯路傍晚过后健步走的人川流不息,自付就不必去凑这份热闹了。

记得2008年高温季节,工地上上千平方米的混凝土池子上更是热浪灼人,有小伙好奇地将水银温度计拿到上头去测量,结果温度没测到,温度表却爆了。接连几个月,天天顶着烈日在工地上行走,恰似洗桑拿。早晨在工地,不消走半个小时就浑身湿透,一

降价消息后,病家并无喜形于色,因为涨价新药层出不穷,药费实际上并没降下来多少呀。一些新降价药不要多少日子可能又会缺货断档,取而代之的又是换了包装改个名字的涨价新药。

更令人忧虑的是,某些廉价药日前还没找到疗效明显的代用药,更要命的是有的还是抢救用药,如心血管疾病抢救用的西地兰、间羟胺和鱼精蛋白,血友病的凝血本科原复合物、骨髓移植的血舒非等,临床效果很好,但西地兰和间羟胺每支才3元多,由于价格太低厂家少产甚至停产!

“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这是厂家的“底线”,也是市场经济的法则吧。因此与其责怪厂家“不仁义”,不如调整、完善药品导购政策,国家对一些廉价药的生产制定保障措施,确保厂家能有合理的利润。这样,那些有效而低廉的药品才不会总与患者玩失踪,病人才能用到药,治好病,改变周而复始的“限价、降价——停产——‘升级’”的怪圈。



华致中 摄影

友人来电说,要编一本“94‘上海之根’文化旅游节”的纪念册,希望我就“上海之根”名称的由来写则短文。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应该是1994年的春天,我调入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的第二个年头。时任松江县文化局局长的陈良保先生召见我,希望我为正在筹备的首届松江文化旅游节取一个“节名”。

陈局长找我“取名”,可能有两个考虑:一是我曾任县文化馆副馆长,主管创作,取节名,责无旁贷;二是我1990年加入中国作协,对文字尚有些悟性。记得当时良保局长年底要给“工作联系人”写贺年卡时,总是拉上我即兴编几句贺词,我倒没有让他失望过。那时年轻,才思还算敏捷,只要局长报出姓名,我几乎不假思索,出口成句。当然,这只是应景的小技而已。

那天是下午一点多钟吧,我骑车去松江谷阳北

头汗水淌得眼睛都难睁开,束腰的皮带也被汗水浸透。一个夏天过后,脸上除了一根被安全帽带扣系住的皮肤外,黝黑的脸膛让旁人误以为咱刚从非洲归来。

最忙碌的是负责一个舟山工程。清晨从南浦大桥驱车去小洋山,换乘快艇到舟山本岛,而后在平阳浦摆渡登上岛屿后,就马不停蹄上脚手架、下工艺池查看施工,直到天色见黑,召集人员碰头商议,回到宿舍连上楼梯都觉脚板酸麻……

十多年工地生涯,有许多难忘的事情。那是在一个大型源地泵站工程,为了赶在新年前为



这些东西我是不看的,劝你也别看。是,这些作者也都算是大小名人了,真替他们难为情。抄抄导游词,满篇都是网上搜就搜到的陈谷子烂芝麻,也好意思称游记?

不,互联网诞生之前,靠东抄西抄的“游记”就已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了。三百多年前有个上海人,他说,山川没有口,要借人的口来说话,山川的眉目,要靠人来生发。因此,写游记的人应当是山灵的知己,随着山水的跌宕起伏,时儒时壮,时嗔时喜,时笑时啼,时惊时怖,时呵时骂,铤而走险时如山鬼,伴云行雾时似仙人。所谓笔悍而神清,胆怒而眼俊,精魂与山川合一,总有见人之所未见、闻人之所未闻的地方。

像你手里的这种写手,他给他们起了两个绰号。一个是醉梦人。像个醉鬼七冲八撞,伸懒腰、打哈欠一派吃语,说了半天还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另一个是山水乡愿。不懂装懂,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兜来兜去都是陈词滥调。

就这样,起节名的任务算是顺利完成了。

过了些日子,时任松江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汝皋先生组织一批松江的文人召开松江文艺座谈会,在会议开始之前,闲聊时正好说起首届松江文化旅游节筹备之事,我顺口说了“上海根”

这个节名。座中一位在文字上颇有造诣的长者说:“我给你加一个字,就叫‘上海之根’吧。”我那时年轻气盛,锋芒外露,随即回应道:“取‘上海根’为节名的人,首先一定是先想到‘上海之根’的啊!不加‘之’,读起来才更有力量。”

又过了些日子,时任松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金杏兴先生见到我,握着我的手和蔼地说:“你起的‘上海根’这个节名很好,但协调各方意见后,我们想还是用‘上海之根’吧,你看可以吗?”我当场表示没有意见。既然是“协调各方意见”的结果,我当然从善如流。

又过了些日子,遇到一位在县委办公室任职的朋友,他告诉我,杜家毫(时任松江县委书记)书记还是比较喜欢“上海根”这个节名,认为更大气些。不久,见到杜书记在《松江报》上的题词:游松江城,寻上海根。看来,也有人与我的见解相同。

这些年,由于松江人民的共同努力,“上海之根”已逐渐成为一个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节名,每思于此,心中颇为欣慰。

愿“上海之根”伴随着我美丽的家乡——松江,走进更多人的心灵!

七夕会
运动休闲